

不吃花生倒吃花生皮

水煮花生，去殼剝皮，半斤花生只得一小碗花生皮。

花生仁外一層薄膜花生皮，在中醫稱花生衣。花生衣養血補血，具止血之效，科學論點指花生衣有助強化骨髓造血功能，增益血小板數量提升。

有一小段日子，我託小姑姑每隔幾日在早市購回水煮花生。繞口令說的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我剝花生不吃花生皮，若暉不吃花生倒吃花生皮。

一般人血小板指數十五萬，低於兩萬便會引發自體性出血，腦出血即死，若暉的指數已經跌至一萬六。西醫安排固定時間輸血，醫囑定時服用鐵劑或者濃縮棗精。中醫合併照護，每天開立兩包水藥，此外建議以花生衣補血。

換作幾年以前，恐怕我會嗤之以鼻。花生的一層薄膜欸，當真有效？然而那當下我彷彿沐浴焚香，慎重淨手去殼剝皮，無異敬神儀式。彼時我也真正虔誠敬神。每晚睡前禱告，雙手合十於胸前，黑暗裡我再三呼求耶和華上帝、媽祖娘娘、關聖帝君、藥師如來佛、宇宙大人的名，用盡全副心力向神明祈求說，拜託請讓我妹妹康復起來吧。

隔天日頭上升，世界絲毫未改，我如舊剝著花生衣。

*

花生皮只是飲食控制的一小部分。若暉生病以前，我們從來沒有飲食控制的概念。

或者精確地說，沒有飲食控制的可能。

國中三年裡一半的時間，我們有什麼吃什麼。營養午餐是唯一正常的一頓，晚餐的追求基本是果腹。餐桌偶爾擱著不知道誰留下來的殘餚可供配飯，至少白米飯新鮮現煮。身上稍有零錢，可得張日興雜貨店對面那間飯麵魯味小吃部的一碗麻醬麵。更不濟，張日興販售泡麵一碗十五元，放學省一趟公車錢走路回家就買得起。吃進肚裡的唯有澱粉和熱量，纖維素與蛋白質同樣匱乏。

那時家裡還有阿公。但阿公是一抹幽魂般存在家裡角落的贅婿，自我們懂事以來，家事不分大小粗細，沒有阿公可以過問置喙的一次，連電視遙控器都搶輸一千內外孫子孫女。我們沒想過阿公吃什麼，他也不為我們張羅。老屋子很大，足夠我們與阿公各自活在兩個時空，甚至足夠給其他人開幾個平行世界，比如長期寄居的大表叔，短暫來訪的小表叔，不時

遊走的大姑丈。這家裡沒哪個誰有義務該準備食物，該收拾家裡。

家屋蒙塵黯淡，我們的肉身跟這個家同樣陷入缺乏照養的頹境。

稀罕的一次連絡上爸，電話裡爸說，「以後有小龍照顧妳們。」那就是大表叔，阿嬤的么妹的兒子，我們應該叫表叔，但我們不，直呼他的乳名小龍。電話裡我們沒有力氣發牢騷，不然應該跟爸說，留他還不如不留！

並不是因為小龍只大我們一輪多一些，其時年僅二十六七。

當時小龍有一輛山葉馬車125，三貼載我們上學，遠遠校門口訓導主任面色嚴肅看我們，小龍說：「你們去跟他講，我是你們男朋友。」又說：「如果你們交男朋友，就打斷你們的腿！」有天家裡出現幾箱鋁箔包飲料，陌生的品牌，我們抗議小龍亂花錢，他說：「拿到什麼就是什麼啊！」我們說你是去偷的吧？小龍說：「什麼偷，是借。」又說：「如果你們偷東西，我就打斷你們的腿。」

小龍沒有工作，跟朋友到處去借東西。家裡四處散落拆解的電視與錄放影機，鑽進家門來去的人臉每次不同。我們從爸的高爾夫球袋裡挑了推桿和S號鐵桿放在床邊，臥房門把懸著風鈴，開門就有聲響。不過門擋得住人，擋不住氣味。有陣子小龍房裡常有異香，味道特別濃烈的那回，我們連日精神亢奮，三天只睡三小時。我們問，如果那是毒，究竟是什麼毒？小龍罵說什麼毒不毒的，又說：「如果你們吸毒，就打斷你們的腿！」

小龍憲兵退伍，講一口外省腔，初初寄居我們老家那時，鄉人多視他是臉龐端方體格強健的美青年。他父親是四九年來台的山東小兵，跟他母親也就是我三姨婆婚後落腳在中壢，生得二子取名振武、振文，盈滿那一代人的輝煌寄望。但帥哥多草包，讀書稀鬆平常，做工沒有出師，賭博技術恐怕只跟我們不相上下卻敢進賭場廝殺，再及染上的毒癮，人生越走越是一塌糊塗。菸酒檳榔安毒賭博五毒俱全，肉身點滴崩毀，精神在失控邊緣，我們目睹一個青年的快速下墜，說不出的滿心焦躁與憂慮。其實就是物傷其類，但那時我們並不明白。

我們經常吵架。孩子的我們嘲弄青年的他不幹點正事，小龍總是叫囂：「英雄落魄是暫時的！」我們便每次回嘴：「小孩落魄是會餓死的！」小龍吵不贏，就逃走。偶爾沒有逃走，衝過來甩我們巴掌，抓我們的頭去撞牆。塵埃落定，小龍還載我們去上學，去打一整夜的保齡球，聽說我們遭到同學威脅要蓋布袋圍毆，他一一打電話到同學家恐嚇對方放學走路務必小心。而下一次，我們還照樣吵架。

落魄的英雄喜怒無常，連帶我們日子過得充滿戲劇張力。興起了開車載我們到市區吃

飯，一言不合卻立刻棄置不顧，令我們徒步幾個小時找路回家。開心時指天發誓說「你們考上了好學校我買電腦給你們」，嘔氣時就連車帶人停在平交道鐵軌上，等著我們驚慌尖叫對他求饒。

我們懂得應該怎麼表現可以討好他，但我們不。

平交道鐵軌中央我們僵持不下，副駕駛座裡我把雙腳伸到前座平台，鞋尖跟著平交道警示音噹噹噹噹踢踏擋風玻璃，直到小龍按捺不住踩下油門，破口大罵一句：「你們是瘋子啊！」不，我們是快要餓死的落魄孩子。不霉不餒就是食物，止饑卻不飽，慢性饑餓兼營養失調，國三便深陷睡眠障礙，我們還能再失去什麼呢？

小龍根本不是英雄，到底我們也不再只是孩子。不記得哪一天，小龍默默就失去蹤影，我們迎來國中畢業典禮，走出成功嶺的老眷村。

高職夜校就讀期間的第一年，我們放假還會回家。

彼時阿伯遠赴越南，大姑姑分身無術，爸隱身山林，唯獨小姑姑娘家婆家兩頭奔忙。成功嶺老家豈止蒙塵，頹圯宛如古廢之墓。阿公在廢墟裡面吃喝睡眠，依舊一派自在如紅塵遊仙。神仙不問家事，客廳地板磁磚白色轉灰色，牆壁爬滿蛆蟲，細看一地小米般的褐色瑣屑皆是蛆蛹。人蟲共生，善哉善哉。

(過了幾年我們讀馬奎斯的《百年孤寂》，結局那關於邦迪亞家族的預言：「這一家系的第一個祖先被綁在樹上；最後一個子孫被螞蟻吃掉。」忍不住心有所感，莫非拉丁美洲的蒼蠅果蠅並不繁盛？)

那樣的廢墟仍然有人上門。不是爸的債主，就是小龍的。老家大門向來不上鎖，債主自由來去，客廳裡坐看幾個小時的電視，直到確認當日索錢無望而歸。我們厭倦已極，某次聽見債主腳步聲而給門鎖上鑰，表明拒絕往來。孰知神仙有求必應，阿公給債主開了門。

入門的債主大步流星，一巴掌打在我後腦勺。

我正在保溫壺前給泡麵注水，熱水潑在手上頓時心頭火起，四分之一旋身預備一個後踢——但沒踢，練武不是拿來打架的。我煞住腳步，收勢不及的腳板在債主小腿脛骨上碰了一下。

債主大怒，一巴掌甩在我臉上，臉龐連同眼鏡一起甩歪。我心火熾烈，轉過臉來差點沒忍住一巴掌連同手上那碗泡麵統統甩在他臉上。馬太福音誰知道第幾章第幾節說的，「只是我告訴你們，不要與惡人作對。有人打你的右臉，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。」我忍住了。但

這他馬太的放屁，若暉沒忍住，衝上來搶過泡麵一氣呵成地潑在債主胸膛。不，不是顧慮別人的面子，是泡麵好燙，抬手最多及胸，不能再更高了。債主可能也讀過馬太福音，打了一邊臉，不會錯過另一邊臉。若暉的眼鏡直接被一巴掌甩飛。

我們在蛆蟲爬壁的廢墟裡混戰。戰鬥很短。饑餓的孩子如我，調料油包想當然耳加好加滿，潑在債主胸口的那碗泡麵（口味：統一肉燥米粉）又香又油，流淌滿地米粉與油湯，戰鬥時我們都在油滑的地板上華麗摔跤。

混戰匆匆落幕，債主選擇揚長而去，或許急需就醫處理胸口的淺二度燙傷，留下我們原地憤懣而泣：「我們失去了一碗泡麵！」

*

能吃是福。

食量與食慾俱佳的十幾歲沒有金錢支持這份福氣，二十歲出頭財務改善了，就在有限的預算裡敞開胃袋。依然不懂何謂飲食控制，如常的日間工作晚間讀書，一天能吃價格低廉而熱量高懸的三餐兩杯飲料外加一頓宵夜，體檢報告三酸甘油酯與總膽固醇照樣顯示為指數太低，怎麼吃都不會胖。

那是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，各種菜系的連鎖餐廳蓬勃發展。台中市區餐廳群雄並起，宵夜場價格打到流血價，恩澤我們怡然夜奔吃到飽的燒肉店與火鍋店。也不止步於宵夜場或者吃到飽，財務謹慎分配，我們以日常節約開啟假期破費的飽食之旅。異國美食盡覽美術館周邊如石頭飯館（韓國）、核果（地中海）、南瓜屋（義大利）、仙人掌（印度），以唇舌踐履低配版本的世界環遊。燒肉必野宴與烤狀猿，牛羊豬雞魚蝦青菜雨露均霑。火鍋則麻辣狀元、鼎王、老四川、十八梯、譚英雄、寧記不一而足，無異麻辣火鍋巡禮。

是縱慾無誤，縱口舌之慾，飽腹之慾。我們要吃肉，滿足大口咀嚼的渴望。要喝又甜又冰的垃圾飲料，以糖分澆灌心靈。要炭燒火滾，濃醬麻辣，尋求嘴裡的奇幻冒險。要寰宇搜奇，裝腔作勢，解長年自視委屈之苦。要吃到十足的飽，填補一整個青春期全副身心的枵腹飢腸。

我們撿遍他人善意的二手衣物，休憩閱讀仰賴租書店與圖書館，日用品永遠選擇最低價，尋常一切物慾降到低點，唯有飲食例外。但並不是追求高檔，也非崇尚精細。早餐的饅頭夾蛋、火腿蛋餅可以一吃經年。紅蘿蔔、南瓜、茄子、三色豆現身便當，皺眉也是全部掃

盡。當然也上過法國料理的餐館，認得桌面陣列大小刀叉，或者日本料理店，板前座位吃握壽司。然則我們執著的是心滿意足。想吃夜市牛排或者麥當勞，想吃章魚燒蚵仔煎乾滷味，小火鍋鐵板燒臭豆腐，紅燒牛肉麵與黑胡椒雞排便當，那就去吃。重點是想吃就吃，想吃就真的能吃。吃的普羅大眾或者布爾喬亞，於我們是相同的邊際效益。

時年我讀中文系，若暉歷史系，每年增減一兩句座右銘。曾經我秉持「不役於物」，若暉恪守「無欲則剛」。食慾之前，我們一起繳械投降。

但能吃確實是福。

大學畢業以後的2009年，我們二十五歲，若暉確診罹患乳癌第三期。細胞組織呈現雌激素接受體陽性，自此易生雌激素的任何飲食皆為禁忌。醫囑必須低脂低油少醃漬，烹飪不可火烤油炸，戒除酒精糖分咖啡因與反式脂肪，謝絕豆漿牛奶乳製品，忌蝦蟹蚵蛤一干帶殼海鮮。扼要的說，再製食品與精緻食物全數再見，便利商店所賣零食飲料，一概不能入口。大學後期我著迷手沖咖啡，擁有一台多段刻度調整粗細的電動磨豆機，就在此際與咖啡愛好同步斷捨離。

心魔其實難擋，可是肉身正在變化。癌細胞轉移淋巴、皮膚、骨頭，最後肺臟，疾病逐年加劇，但凡手搖飲料含帶人工香精或玉米果糖，外食餐食稍加化學調味劑，若暉吃畢最遲當晚便會發作，或體溫上升，或無名之痛。我們唯有就範。

垃圾食物令人歡愉，健康食物通常難吃，為何？前者是強而有力的激情與痛快，後者原始，平淡，單純，溫吞，缺乏滋味的戲劇性。若拿水煮青菜對比麻辣火鍋，那是春天清晨凝聚茉莉花枝頭的一滴露水，對比夏季颱風掃蕩山林的一場暴風雨。我們才剛領略狂風暴雨的癡狂美好，點滴露水未免索然無味。

然而典型癌友飲食日久，舌尖世界終究回歸恬淡悠然。幾年過去，工作場合一名新進同仁是個自己挑豆烘豆的咖啡狂人，手沖一壺耶加雪菲慷慨分享，我喝了一口感覺遭受電流穿透，心想咖啡的酸味與苦味竟然是這樣明確清晰。簡直武俠小說套路再現，我心領神會，飲食辨味原來真正是有境界之別。

*

可是疾病裡吃喝，境界高低有意義嗎？

我一時半刻沒有答案。疾病之吃，回憶都有悲傷生根。

外科手術、化學治療、放射線治療、標靶治療到固定輸血，門診、住院、急診直至安寧病房，我們在醫院裡面，也在醫院外邊吃飯。

化療勢必白血球指數大幅降低，尤其忌口生食，水果切好以後不忘要過一遍冷開水。期間吃得乾淨謹慎，美食與否並不重要，畢竟反胃嘔吐的印象總是遠勝餐飯滋味。化療後的恢復期少量多餐，需吃肉，吃堅果，吃菜蔬。雙胞胎同進同出，日常飲食我陪著若暉吃，吃必講究機能實用，滋味之美可遇而不可求。

傳言禽獸之中屬鵝最為挑食而血肉潔淨，大姑姑不時從黃記鵝肉攜回切片的去骨鵝肉。阿伯每自越南返台，小姑姑必囑咐要給家裡囤貨無數越南腰果。中醫言稱生命力旺盛的地瓜葉多吃有益無害，廚房就好長時間都有一大碗公地瓜葉連日上桌，連爸都從南投山裡扛回野生野長的地瓜葉。地瓜葉尤其享譽癌友圈，地位堪稱抗癌之王，價廉易得，可以一頓接著一頓，我們日日吃，月月吃，吃成心頭肉上一條刻痕。

白血球指數常人是四千到一萬，若暉低破到有性命之虞的兩百以下。醫生開立白血球增生劑，每日皮下注射。醫院路遠，找來同眷村的小學同學D，D是資深護理師，示範如何開藥、汲取、去氣泡、推針，此後每日由我們自行注射——往日心想那些海洛因成癮到打針走水路的都是自討苦吃，未料人生峰迴路轉，有朝一日我竟然天天幫若暉打針。

藥劑注射輔以日常飲食，若暉再喝安素、補體素以快速補充熱量與蛋白質。善辨飲食之味的舌頭，在這個時候是一場悲劇。這兩樣鬼東西實在有夠難喝。補體素姑且只是寡淡無味，安素卻像極無糖冰淇淋融化的香草乳漿，令人胃袋翻滾。我們知悉安素另有巧克力與草莓口味，時年網購不易，跑了幾間大藥局購得巧克力安素，以便若暉冰鎮飲用假裝是冰可可。但很困難，安素換湯不換藥，只是變作無糖冰淇淋融化的巧克力乳漿。

吃的樂趣，我們終究無法割捨。

化療以外的療程，多半適合吃肉。居家吃食俱簡樸，外食偶爾點綴花樣。我們喜歡健行路上的老美牛排。位置鄰近醫院，平價而非組合肉，兼具夜市牛排情懷。定期的門診結束，報告令人振奮或者頹喪，我們都吃老美，像是一點犒賞，或者一點慰勞。當然了，關於飲食問題，中醫一律建議水煮。可是若暉吃了油煎牛排不發燒不疼痛，老美就是沙漠裡的一汪泉眼，是我們的心靈慰藉。對坐總點一客沙朗一客菲力，切對半平分，姐妹倆可同時享用富有嚼勁與軟嫩多汁的兩種牛排。

也吃中央市場小吃部的李海，一塊滷肉與三兩條醃嫩薑，白米飯粒粒分明，搭配豬肝湯豬心湯，自以為也是補血。或者老四川，此生唯有味蕾追求狂飆，阻絕一切刺激豈非生無可戀？關鍵是，中醫鬆口說這勉強算是若暉唯一可吃的麻辣鍋了。再或篤行市場老吳與丁婆婆，油炸臭豆腐之上堆疊泡菜與小黃瓜絲，又炸又醃實在罪大惡極，可是人生啊，總有過不了的難關。人無完人，白璧何妨有瑕，我們的小奸小惡，全在口舌肚腹。

第一輪完整療程結束，兩年內若暉再度復發。人生很難，道阻且長。戒酒精飲料與帶殼海鮮的努力還在，糖與咖啡因的愛好則悄悄回歸，我們重新喝起隱身巷弄的老店紅茶，喝便利商店的咖啡拿鐵，還喝可樂。也吃麥當勞，在最心力交瘁的時候。

2015年6月1日，長期就診的血液腫瘤科醫師W安排若暉住院檢查，掛上氧氣鼻管，手指夾著血氧偵測儀。前路茫茫的單人病房裡面，若暉體虛多眠，胃口低落。我買麥脆雞、勁辣雞腿堡，副餐薯條可樂加點麥克雞塊，進病房裡開懷吃喝。

W醫師領著一隊實習醫生巡房，正好撞見我們吃到半途。我們窘迫而羞赧，像個孩子懺悔表示下次再也不犯了。W以一貫平靜而權威的聲音說不必顧慮這些：「現在吃得下什麼，就吃什麼。」我們彷彿獲得赦免，對視而笑。

6月6日，能做的檢查已經全數做完，我們不明白住院的意義，若暉決定回家。隔兩日中午W代掛的一個門診，由我代替前往。若暉在家使用的製氧機，已經從氧氣鼻管改戴氧氣面罩，即使如此血氧仍偶爾低於90%，呼吸影響食慾，出門前我說不如還吃麥當勞吧，門診結束我正好就近走一趟麥當勞，若暉同意。

然而那個我輕忽以為可以迅速來去的門診，實際是W安排給我的安寧緩和門診。療程以來W一次也沒有說過，若暉早就進入安寧階段，門診裡的醫師S則直言不諱：「我不能騙你，你妹妹現在是末期中了。」我說你不要騙我，到底剩多久？S說：「隨時，到週。」生命終結注定是在幾天之內的事情。我在半個鐘頭後走出醫院，進麥當勞點餐，騎車回家。不哭，沒有哭。我希望是這樣的。但事實是從門診裡面直到租處門口，我沿途流淚不止，無法自制。那是我第一次哭著點麥當勞，哭著帶麥當勞回家。

若暉離世，距離那頓麥當勞並不超過十天。

*

我們怎麼就沒發現若暉走到末期中了末期了呢？

可能還是因為沒有經驗。

2014年底，若暉的血色素、血小板指數急遽降低。約莫是那個時候開始，若暉出現對冰的渴望。

想吃冰。時值冬天，並不直覺聯想到冰，我們買了巧克力口味的品脫杯哈根達斯。若暉只吃了幾湯匙，覺得不對口味，乳脂太高了。那就冰棒吧？我們去魚麗書店買春一枝的天然水果枝仔冰，若暉幾口吃完，陷入沈思。

「我想吃的不是冰棒。」

我們一起思索，那會是什麼？

尋覓良久，結果是單純的冰塊。

此前我們對冰塊毫無關心，而後若暉卻展現對冰塊的異食癖。至此方知冰塊並不單純。便利商店所賣的衛生冰塊質地結實且滋味生硬，差評。麥當勞冷飲的冰塊形狀中空，厚薄有度，中等評價。義美門市冰咖啡的冰塊，咬而鬆脆，餘味純淨，成為若暉的首選。

阿媽耳聞異食癖，私下拉我去講悄悄話，言稱身旁熟人的一個經驗，癌末過世以前飲食習慣有所變化，恰正就是出現喜歡喝冰飲咬冰塊的雷同徵兆。我並不相信。上網查詢，尋得一兩筆非正式醫療報告的病患自言，缺鐵性貧血會引發對冰塊的異食癖。原來是這麼回事。西醫指出若暉造血功能下降，中醫醫囑要給若暉吃花生皮，合併都能解釋。

疑問有解，我則心安。

那段剝花生皮的日子，每天晚上我用盡全力禱告，神啊，請讓我妹妹康復起來。我細數人生所知最為神威顯赫的諸位神明，上帝、媽祖、關公、藥師如來佛，乃至神秘學的宇宙大人。根據吸引力法則的論點，必須以正面的形式許願，於是在心底呼喊，拜託了諸位神明請讓若暉的骨頭強壯，血小板增加，讓她全身上下所有細胞都恢復健康！

也並不止於睡前禱告，每晚熄燈以前我幫若暉輕輕按摩，連帶對其肉身叨叨絮絮精神喊話，永恆是同樣的話語翻來覆去。若暉的左手臂因為淋巴廓清，容易水腫：「你會越來越好的，明天起來血路暢通，活動會非常輕鬆。」若暉的右副手臂負擔所有抽血、注射、人工血管植入，傷痕累累：「辛苦你了，起床以後都會復原起來了，健健康康的。」造血關鍵在脊髓：「加油啊，你沒問題的，細胞會很活躍，會讓全身都變強壯。」癌細胞轉移骨頭，集中於髌骨與大腿：「好的細胞會茁壯起來，組織都恢復原樣了，明天走路一定自然又順暢，全部都會更好的。」

我虔誠信神。如果魔鬼能讓若暉康復，我會信鬼。

可是時間後推不到半年，若暉連花生皮都吃不下了。

居家安寧期間，若暉越睡越多，越吃越少。

安寧護理師探訪時交代，身體機能正在停止，進食只是增加負擔，不想吃就不必吃了。

那時我每餐都買萬春宮附近烤肉沙拉店的茶碗蒸。高湯蒸蛋滑如凝脂，含而入喉。若暉起先還能吃小半碗，直到僅能吞服一兩口。再後來，若暉只吃冰塊。

仍然是義美的冰咖啡。問過能否只買冰？不行。於是回家分離冰塊與咖啡，以湯匙勺冰食用。時至若暉連冰塊也咀嚼不動，由我咬碎後以湯匙餵食碎冰。

能吃是福。

若暉最終的兩三天，每日只吃一小塊冰。

*

小靈堂擺在台中市立殯儀館。

若暉得年三十（怎麼都無法說是「享年」），一切從簡。是若暉自行決定的葬儀形式，最低規格的棺木火葬，骨灰安置阿嬤塔位的旁邊，做七不要聽佛經，告別式演奏曲目指定《化作千風》。守靈期間葬儀社循舊例安排道士誦經，我無心囉唆，做七的日子找來學妹M在旁放映《魔法少女奈葉The MOVIE 2nd A's》，全長一百五十分鐘，放完剛好收工。

生死早已百無禁忌，飲食禁忌亦不必遵守了。我天天去小靈堂擺一杯全糖的冰紅茶，搭配一碗泡麵（口味：統一滿漢大餐麻辣鍋口味）。告別式那一天，家人給奔喪親友準備的回禮是一福堂老店的檸檬蛋糕。那都是若暉喜歡而久未可以放開胸懷享用的。

同樣失去顧忌的理由，我卻無心飲食。進食是字面上的意義，攝取維持生命必須的止飢之物。我不做菜了，廚房與冰箱幾乎同樣停擺。午餐總是亂吃或者不吃，晚餐則由小姑姑直送到家，成為每天唯一正常的一頓。體力與體重同步下降，我自知不妥。若暉遺留的補體素還有大半罐，計數似的一天沖泡一杯，我仍然度著跟若暉同吃同喝的日子。

能吃之福，我無從企及。

家人攜我外出。去后里騎腳踏車，南投釣魚，餓了總要吃。路邊攤的油炸大熱狗，溪水邊的現烤豬肉夾吐司，我把健康衛生一起拋在腦後。也舉家到野林山間的土雞城，窯燒的烤雞皮脆肉厚，咬一口就滿嘴汁水淋漓。這也太美味了吧，我心想，原來悲傷的舌頭仍然可以

辨識美味與否。只是每個返程的夜晚，家人的汽車後座裡面我凝望窗外流星般的燈火閃逝，眼眶全是淚水。

時節走進冬季，某天我打開冰箱冷凍庫，發現時空凍在裡面。

一整包去了皮的花生仁，油脂結成雪花狀的白色結晶。

能吃嗎？這個問題是多餘的。不如說，那當下獨自吃這樣的東西，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吧。再數算時日，花生仁所累積黃麴毒素想必超標，理當是不能吃了的。

我果斷合上冷凍庫，讓花生仁隨著時空繼續凝凍在裡邊。